



文昌小学赋

■张华中

陈楚故地，沙颍之阳，虹桥之侧，市府之旁。堤巍巍而壮美，水■■而清扬。耸浩浩之杏坛，依煌煌之文昌。二次迁址，蝶变奋飞蓝天阔；三易其名，涅■重生筑序庠。承千年文化，育华夏儿郎。秉立德树人，沐百年书香。传儒道精华，思龙翥凤翔。学道不孤，与家国同在；师生相亲，偕道德共航。

辛亥之年，始建学堂。淮师附小，遐迩名扬。惕厉百年，冠以文昌。与时舒展，骎骎日上。筚路蓝缕，揭帷焕章。积善成山，气宇轩昂。忠孝仁爱，桃李满墙。学思知行，掷地铿锵。四体皆勤，少强国昌。五育并举，初升朝阳。仰望星空，恢弘志向。文化长廊，知识海洋。智慧校园，天涯邻邦。情趣博雅，韵远意长。少年足球，名播四方。校本校报，流■溢光。孔子像前，诗文颂读，德润心房。感恩碑旁，孝亲报国，荡气回肠。图书室内，如饥似渴，春蚕食桑。体育场中，腾跃闪挪，乳虎啸岗。文峰塔下，和美文化，再谱新章。国旗、党旗、红领巾，红色基因

树理想；教风、学风、校园风，尚德启智化栋梁。

更喜师执教鞭，是以有教无类，宣于七尺讲台；夙兴夜处，伏于书山之旁。解疑释惑，步于林翳之凉。孤影清灯，阅于陋室之光。做红尘煮心者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；当举烛提灯人，学海无涯闯波浪。也悦孺子捧书，但求日进月新，授于熙熙学堂；嗷嗷待哺，泅于知识海洋。寻难叩幽，问于经典之中；孜孜不倦，何惧箪食陋巷。

至若生态校园，桐碧松苍。香樟滴翠，长篱短墙。花草含情，桂李吐芳。圆荷泻露，池鱼跳浪。假山喷泉，蜿蜒楼廊。蕉柳摇曳，墙中漏窗。壁上能言，树挂暖阳。茂林修竹，四时舒畅。光朝霁后，楼阁跌宕。置身此景，宛若仙阁。

赞曰：怡情悦性礼乐飨，修齐治平鸿运昌。师如伯乐生为骥，弦歌铮铮紫薇香。学思结合沙聚塔，撷才纳英文脉长。笃志精思尊圣贤，教化以德育梓桑。



春风

■尚纯江

在一个无月的夜晚
我悄然点燃了一天繁星
若隐若现的星星
在微风里荡来荡去
有关凛冽的负隅顽抗
正在变成强弩之末

所有冰封的领域
正被一只青鸟开启
一群水鸭排成纵队
把融化的水面搅拌成一片涟漪

迎着油菜花开放的路径
在春天的笑脸植上梦幻
一张鼓满劲的风帆
把风筝送上天际

绽放在三月的花事
在麦子的波浪中吹吹打打
发酵了的思念
在布谷鸟的啼鸣中走过春季

油菜花

■魏华

满目清新十里香，村里村外一片黄。
蜜蜂往返戏花蕊，桃李杏花引蝶忙。
嫩体随风舞千姿，芳容百态粉黄装。
游人尽兴歌声起，墨客雅士陌上狂。

浪淘沙·惜梦

■江治安

敢问初衷，唯恐梦醒。
如雪白头日空度，花甲少年老江壺。
六十夏冬，踌躇出冯陵。
笑谈风声，暮岁早已非孩童。
日月星辰任起落，闲听西风。

放风筝

■班学明

日丽风和碧水连，扶摇直上彩云边。
纸鸢绳牵空中展，一线飘扬有洞天。

老井

■王科军

人到了一定年龄，怀旧可能是人的本性。而故乡村东头那口老井，总是在我睡梦中清晰地浮现。

小时候，村东头有一口老井，据村里老人推算，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修建的，反正在我记事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存在了。

老井，圆圆的井口，潮湿的井台，四周长满了野草和小花。因为井口和地面是平的，没有防护栏，小时候，我站在井口往下面看，总觉得会滑进这深不见底的井里。

老井的内壁是方砖砌成的，上面布满厚厚的青苔，早已辨不清原来的颜色。趴在井台上，你会发现，隔几层就有一块砖的缺口，开始以为是修井时遗忘或年久脱落形成的。后来渐渐发现它们错落有致，由下而上，刚好容下一个人的手脚，像一架天梯。

听人说，早些年，有人不小心掉进井里，是自己一步步爬出来的。那一个个缺口，是留给人们生存的机会。我不禁感叹老祖宗的智慧里充满了人性的善良和悲悯。

甘甜的井水给全村人生活

带来了方便，滋养着父老乡亲。每天早晨和傍晚，井边都是最热闹的。村民们挑着铁桶，陆陆续续地赶来了。那个时候，家里的水缸满不满，也就成了判定这家爷们儿是否勤劳的标准。

夏天，冰凉的井水是唯一解暑的东西。由于天热，我没有胃口，母亲就给我们做凉面条。凉面条的做法很简单，将煮好的面条放在打来的井水里，经过几次换水，面条和井水一样冰凉，捞出来放在碗里，再拌上香油、醋、酱油、盐和蒜蓉等调料，吃上一口，一股清凉爽口的美味瞬间润透全身，现在回想起来都回味无穷。

到了80年代初，村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为了用水方便些，村民们纷纷找来专业打井的师傅，几乎每家院子里都打了压井或者机井，这样不用每天费力到村口老井挑水了。后来，家家户户都吃上了自来水。老井仿佛一夜间失去了热闹和意义，人们渐渐忘记了它的存在。

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老井的位置了，它或许永远被深深地埋藏在老一代人的心中。

祭鹤鹑

■郭士飞

天未亮，我早起送儿子上学，走到院子里，习惯性抬头看铁笼子里的鹤鹑，却不见了它娇弱的身影，我把笼子摘下来看到它死在了笼中。没了温度的它，喙是凉的，脚是凉的，羽毛也如冰块一样凉！它死了，我如同失去一个亲人，更多的是心中不能饶恕、不可原谅的罪过。

10天前，也是这样一个早晨，我在大门口的墙角里发现了这只鹤鹑，它好可爱，圆球一样的身体，胖乎乎的。儿子说：“爸爸，抓住它，我要留下它！”我听到儿子的呼喊声，也没多想，三两下便捉住了它，攥在手里。它有着灰褐色的羽毛，两只浅红色的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儿子的小手也试探性地拍拍它的小脑袋，摸摸它尖尖的嘴。儿子说：“留下它吧，我要养着它。”

我犹豫着，如果留下它，就意味着它从此便没了自由；放了它，看着儿子依依不舍的眼神，我于心不忍。于是，我决定好好养着它，便到集市上去买了笼子和饲料。

第一天，它根本不吃不喝，也不让人靠近；第二天，远远地看到它喝了点水；第三天它允许我轻轻靠近它，不乱撞乱碰，偶尔吃点食物；接下来又是不吃不喝……我想着等天暖了，桃花开了，我就还它自由，可没想到，它却死了。

我的心终究不能平静……我把它埋葬在离我家不足百米的湿地公园的柳树旁，埋在那个四周开满鲜花的地方。那一堆黄土下，葬下了它的尸体，也葬下了作为人类，作为刽子手的我对大自然的热泪和深深忏悔！

